

兒童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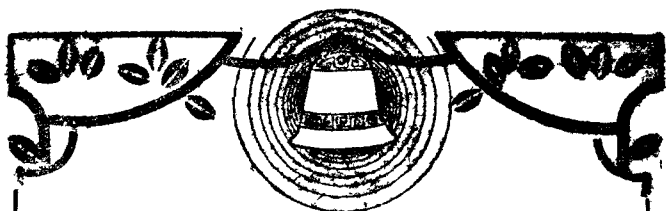
魏冰心編著

抗戰故事

正中書局印行

761

859
1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初版

抗戰故事

全一冊 實售國幣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魏冰心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320)

目次

東北抗日領嗣苗可秀	正山
蔡因炎血戰羅店鎮	正五
姚子青死守寶山城	正八
八百孤軍力抗強敵	正七
飛將軍壯烈殉國	正五
老英雄慷慨成仁	正四
猛將軍盤腸大戰	正三
勇戰士裸體殺敵	正四
高振東橫渡長江	正五
馬德勝單刀殺敵	正六



東北抗日領袖苗可秀

苗可秀，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午後三時十分，在沈陽，愁雲密布，淒風蕭蕭，人們的心頭，被苦悶的空氣壓迫，顯示着一個不幸的日子來臨。東北抗日領袖苗可秀將軍，就在這時候被暴敵安東軍引往鳳凰城公園，參觀給他槍殺的偽皇國六勇士——賀門、藤井、友田、西、白井、劉、碑。公園的四周，密布着敵偽軍警，戒備非常森嚴。苗將軍神色自若地凝視碑文，約三十分鐘。到了午後四時，被押解到刑場，苗將軍就從容就義。東北的老百姓聽了這一個不幸的消息，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

當一九一八，暴敵不戰而奪得我國的東北四省以後，發揮他的獸性，屠殺我壯丁，姦淫我婦女，焚燬我房屋，劫掠我財物，窮兇極惡，無所不為。東北三千多萬同胞，身處水深火熱的境地，身受刀鋸鼎鑊的痛苦，過着悲慘的奴隸生活。可是不願的順民的人，沒有不咬牙切齒地怨恨暴敵，盼望我軍收復了失地，回到祖國的懷抱裏。

苗將軍是遼寧本溪縣人，曾在瀋陽東北大學畢業。在校時，埋頭苦讀，喜歡結交研究學問的朋友。在一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早上，就離開本鄉，開始做救亡工作。他和同志趙

個、趙偉等幾個人，號召學校的師生，城市的商民，鄉村的農工，以及一切不忘祖國，不願做奴隸的人，組織義勇軍，立誓要驅逐倭寇，保衛鄉土。他們在艱苦的環境，短促的期間中，訓練成幾支鐵的隊伍，分發到關外去工作。苗將軍領着一批隊伍，投奔到岫岩義勇軍總司令鄧鐵梅部下，擔任軍部的總參議。從此以後，他竭盡智勇，展開了英勇的戰鬥。

苗將軍領着鐵血軍，在城市，在鄉村，在山林，東出西沒地跟暴敵打過幾十次仗，每次都把敵軍打敗，弄得暴敵到處心驚肉跳，手忙腳亂，晝夜不得安寧，不但無法靜蕩，而且反被殲滅了許多「皇軍」。暴敵駐屯在連山關軍隊的謀略，曾經對人說：「三角地帶五千義勇軍不足慮，苗部三百別動隊實在可怕」。這可見苗將軍的威力，暴敵的苦悶。因此，暴敵對於這支隊伍，十分注意，千方百計地想法引誘投降，除去心腹上的大患。可是反被苗將軍誘殺了許多寇酋和漢奸。因此，暴敵對於鄧、苗二將軍，痛恨到了極點。寇酋立誓：「不消滅鄧鐵梅、苗可秀，誓不還東京」！

暴敵要報仇，要消滅義勇軍，就抽調精銳隊伍，大舉進攻。經過了許多次的激戰，鄧總司令終於壯烈犧牲，苗將軍就接充了總司令的職務。

苗將軍帶着三千戰士，在長白山、鴨綠江一帶，跟敵軍苦戰。鮮血染紅了白雪，忠骨堆成了山邱，雖然損失很大，殺敵的勇氣，卻有增無減。他們渴的時候嚼雪，餓的時候吞氈，不管是春夏秋冬，不論是白天晚上，對於殺敵的工作從來沒有間斷，也沒有疏忽。這

樣整整地過了三年半。

一個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了！那是二十四年的夏天，敵軍調遣大量部隊，配備着新式武器，僞滿也開到三千援兵，來圍攻義勇軍。每一個義勇軍的戰士，都把血肉當做子彈，跟敵僞血戰了三天四夜。在戰況最猛烈的時候，苗將軍被敵軍打傷了臀部，因為流血過多，不能行動。趙侗、趙偉見了，很是傷心，想把他擡出野戰，他卻揮着手，激昂慷慨地說：「你們趕快集合隊伍，跟敵人拼個死活，替東北的老百姓復仇；我的生死，沒有關係，你們不必來照顧我！」趙侗、趙偉聽了這樣的話，只得含着淚，硬着心腸，衝出了砲火，去整理隊伍。苗將軍掙扎着站起來，走了幾步又暈倒了。幸虧有幾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把他擡到偏僻的鄉村，住在一個農家養傷。後來竟被敵軍探得消息，挨戶搜查，終於在五月二十五日早上捕捉去了。

敵軍捉到了苗將軍，歡喜到了不得。把他監禁在安東司令部，對他特別優待，不但沒有用刑，而且也不審問，只是想法使他軟化，勸他投降，使他領導的隊伍，歸順「皇軍」。可是在一個月內，敵軍用了種種威脅利誘的方法，一次一次都失敗了。忠勇苗將軍，意志竟比鋼鐵還堅強，對於敵軍，始終是這麼幾句話：「你們不要做夢，我是永遠不會投降敵人的！老實告訴你：一天不消滅你們，我們的抗戰便一天不會停止；我活着一天，就要反對你們一天！」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那個看守黃將軍的老翻譯前山，突然悄悄地開門進來，走到他的身旁，貼在他的耳邊，很沈痛地說：「他們見你倔強，不肯投降，決定在明天要下毒手了。你的偉大的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你的艱苦的境遇，我更是非常同情的；只是我沒有方法可以救你，我所能爲你出力的，只有幫助你遞寄遺書，你快準備罷！」

黃將軍對於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既然不肯投降，敵軍遲早要殺害他，也早在意料之中。只是驅逐倭寇收回失地的目的未達，死難瞑目。而對於這個看守他的前山的一片好意，深深地感謝。於是，他把寫好的兩封遺書，交給了這個老實的日本人。

一封是寫給他的老師王卓然先生的，中間有這一句話：

「恩師：生於五月十三日在岫岩與日軍作戰，當被中傷臀部，在養傷期中，於二十一日又被敵軍偵騎所得。作此書係臥床代枕，力疾爲之者：一燭熒然，窗外蟲聲唧唧，似愆余之有志不遂者。然而生固以爲余之事業，於此已告成矣！」

「日軍守護士兵，求余書以爲紀念，余書『正氣千秋』四字以答之。……」。

老翻譯前山，人甚和善，求余作書，余書『正氣千秋』四字以答之。……」。

一封是寫給的同志張希堯、張雅軒的，中間有這幾句話：

「我因傷被捕，現在已屆死期。這樣的結果早在意料之中，正所謂『不成功即成仁』。我現在對於祖國是盡了最後的責任了，盼望你們踏着我的血跡，繼續奮鬥，

將日寇消滅，爲國家民族復仇！

「你們的思想要正確，意志要堅強，不要忘了我們要做新中國的主人，要做恢復舊山河的聖手。抗戰不可因爲失敗而灰心，不可因爲危險而退縮；要知道犧牲是兌換希望的一種東西，我們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犧牲。不過我們的希望，務必爲民族國家打算才行！」

「我死後，盼望你們替我做一座衣冠塚在北平的香山，豎一塊石碑，正面刻『苗可秀之墓』，背面略述我的事略。墓旁栽四五棵梨樹，修一座小亭。你們要商量抗日建國的大計時，千萬到我的墓前來開會。要記好，來時大呼『老苗』三聲，我雖不能答應，但山林裏的鳥語松濤，會代表我回答你們的。……」。

第二天下午，這位東北抗日領袖苗可秀將軍，就壯烈殉國了。臨刑的前一分鐘，押解的敵軍還附着他的耳朵說：「你如果肯投降，立刻就放你」。苗將軍沒有理睬，只是大聲地喊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

苗將軍的父親早已去世，生有一個孩子，取名抗生，希望他繼續未竟的事業，收復故舊的河山！

蔡丙炎血戰羅店鎮

羅店這個小鎮，自八一三展開全面抗戰局勢以後，在淞滬戰略上是一個重要的據點。在這兒犧牲了無數愛國志士，民族英雄，他們拋頭顱，灑熱血，抵抗殘暴倭寇，爭取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蔡將軍丙炎，就是爲保守羅店而壯烈犧牲的一位。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敵軍第十一師團多田駿部三千人左右，從川沙口登陸，占據羅店北面的陸家宅、沈家宅之線，企圖襲取羅店這一個重要據點。蔡丙炎旅長奉命率領五千健兒，星夜趕往抵禦。他周密地迅捷地督率部下構築了陣地，然後在陣地前方的二個險要地方，埋伏着一排士兵，鎮靜地防禦着。

時間是在午前二時，天色昏黯，人聲寂靜，象徵着中華民族所處的境遇。偶然有斷續而稀疏的槍聲，從遠處傳來，我們的健兒並不理會，沈着地各守住崗位，暫作休息，準備拂曉時的廝殺。

不一會，陣地前面突然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和沈重的手榴彈聲，幾分鐘後，就沈寂地沒有一點兒聲息。

十分鐘後，那個派去埋伏的排長來報告。他說，敵兵兩排，偷偷地企圖襲我陣地。他約束部下不得妄動，直等到敵我相距五十公尺，計算在有效射程的距離間，才把二十多顆手榴彈一齊擲過去，接着是猛烈的幾排槍，隨後就擊起步槍，挺着刺刀，一陣衝鋒，兩排敵兵殲滅了，少尉成田三也墜斃了，還搜獲得敵方兵力部署一紙和軍事地圖一幅。

軍智勇兼備的蔡將軍，看了一下手表，時間是半夜的三時三十分。他把那勝利品檢閱了一會，就派勤務轉送到師部。接着，他就堅決地下令準備總攻擊。

寥闊的天空，雖然仍是一團漆黑，可是遙遠的東方已經透露出線淡白色的曙光，小星兒也不像半夜裏那麼的密，那麼的閃爍着明亮的眼睛。

前鋒部隊個個非常興奮，涼快的曉風，一陣一陣地撲面吹來，加強了殺敵的精神。他們屏息靜氣地向目的地急速進展。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前鋒李團很順利地占領了敵軍的前哨陣地。時間剛是黎明前的四時三十分。

占領了敵軍的前哨陣地，才確實知道大隊敵軍盤踞在陸家宅；蔡將軍忙命李團乘勝推進，搗毀敵軍的巢穴。英勇的健兒們，一奉命令，個個奮不顧身，勇往直前；經過了一陣猛烈的射擊，一陣猛烈的衝殺，三千敵兵，已經死傷了大半。

敵軍快要全部潰敗的時候，增援的部隊趕來了，於是重整陣容，開始反攻，優越的砲火，連續地猛烈射擊，剎那間，槍聲、砲聲、飛機擲彈聲、雙方肉搏吶喊聲，驚天動地，喧嚷成一片。

正在戰鬥極度緊張的當兒，蔡將軍接二連三地得到惡耗：張營長陣亡了，李團長負傷了，魏營長掛彩了，部下士兵的傷亡也很慘重；而敵方卻在源源地增援。顯然是敵衆我寡，敵強我弱的形勢。可是沈毅的蔡將軍一點不慌張，他一面命令增援左翼，一面指定

了李團的代理指揮，又把旅部推進了百多公尺，便利自己去直接督戰。於是他堅決地下了
一道命令：

「本旅將士，誓與陣地共存亡；前進者生，後退者死，其各凜遵！」

時間已到午後零時二十分，夏末秋初的陽光，熱烈地射在爲民族奮鬥的健兒們的身上，燃起了他們心頭的怒火，鼓起了他們全身勇氣，齊向陸家宅的敵軍陣地衝殺。敵兵因有第二次的增援部隊到來，更加頑強抵抗；敵機也來助戰，飛蝗似的投下了炸彈。我們的忠勇的健兒們一排倒了，一排跟着衝前去，戰鬥是到了萬分緊張的階段。

蔡將軍決心要保守羅店這一據點，就帶領特務排和朱團第二營的士兵，向敵陣突擊。全旅官兵，益發感奮，隨着長官拚命衝殺。一陣混戰，殲滅了許多敵兵。可是我們的蔡將軍，不幸被一顆子彈貫穿了胸膛。這位忠勇的將軍，還是站着，揚着手，高呼「前進……前進……」。等到左右護兵和看護來替他綁紮傷口的時候，他才倒下去。可是「前進」的呼聲，還從他最後微弱的呼吸中，斷續，喊出來，直到他雙目闔閉爲止。

姚子青死守寶山城

八一三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暴敵在淞滬吃了一次大敗仗，急忙調集海、陸、空軍，集中在長江口和黃浦江一帶，六軍進攻。

姚子青營長率領五百個健兒，奉命防守長江和黃浦江會合處的寶山。這是一個海濱的重鎮，卻無堅固的防禦工事。一座小小的古老城垣，孤立在白茫茫的海邊。周圍是一片青青的草野，前面對着長江，後面接連楊行，右面可以望見一二里外的吳淞口，左面是獅子林和瀏河口；前後左右，敵軍都可進攻。保衛這個無險可守的古老縣城，委實艱難的任務。

英勇的姚營長，盡了最大的努力，保衛這一個據點。自八月十三日起，江中的敵艦，日夜用大砲猛轟；幾次用小船，滿載着敵兵，企圖強渡，都被我軍用機關槍掃射，敵兵死的死，傷的傷，沈溺的沈溺，終於不能竄上岸來。在吳淞口登陸的敵兵，幾次三番猛撲過來，我軍守候在郊外，迎頭攔殺，敵兵殲滅了許多，只得退回去。二十天以來，敵兵幾次進攻，死傷了很多士兵，消耗了很多軍火，而我們的寶山城依然無恙。

敵軍慘敗以後，又羞又怒，自然更加緊了進攻的野心。九月五日上午，敵艦三十艘，集中在吳淞口，艦上的全部排砲，向着寶山城密集地猛轟，同時，坦克車保護着大隊步兵兇猛地衝鋒。姚營長一面指揮砲兵開砲還擊；一面抽調一部分隊伍，開出城去，埋伏在半路上截殺敵兵。當敵軍的坦克車浩浩蕩蕩地駛近來時，我們的健兒個個奮勇衝出去，生龍活虎似的搏擊。敵軍猝不及防，倉皇應戰，一時間衝殺聲、槍砲聲、炸彈聲，震天動地。相持了一點多鐘，屍積如山，血流成渠，敵軍終於不能支持而敗退了。敵軍又增加了援

兵，二次進犯，又被我軍打退了。這樣三次、四次……的血戰，連續了一晝夜。敵軍的砲火雖然猛烈，竟不能攻破古老的寶山城。

六日上午，敵軍再在吳淞口調集二十多輛坦克車，掩護步兵攻城；仗着密集的砲火，轟開了一條血路，二千多個敵兵，潮水似的向着寶山城衝鋒。我軍一面開砲還擊，一面衝出反攻。敵軍屢進屢退，變成拉鋸式的爭奪戰。相持了半天，敵軍死傷很重，才全部退回吳淞。

二點鐘以後，得到緊急情報：敵軍又增加大批生力軍，分幾路來犯。姚將軍一營弟兄，苦戰了幾日幾夜，只剩四百多人，單薄的兵力，那裏能夠抵禦幾路來圍攻的大隊敵軍；而且彈丸似的寶山城，並無銅牆鐵壁的堡壘，事實上很難堅守。因此，他想請團部增援，不料，有線電已被敵軍破壞了，無線電發出的危急報告，也沒有回音。於是整個縣城成了大海中的孤島，前有大敵，後無援軍，陷在極度危險的狀態中。

城外的工事，已被砲火完全毀壞了，四百個弟兄棄了城外的陣地，死守着殘敗的城垣。「轟隆」的一聲砲響，一大段城牆倒塌下來，二百多個弟兄都轟成了一片血糊。

「趕快從西門退出去罷！營長！」營部的書記向營長姚子青說。

「不，我奉命死守寶山，寶山便是我的墳墓。寶山存，我們也存；寶山亡，我們也亡。況且我們還有殺敵的力量，我們還有殺敵的子彈，我們要死守寶山！」姚營長堅決地

回答。

大隊敵軍，急速地推進，從城牆缺口紛紛衝進城來；守在城牆缺口邊兩弟兄，馬上搖動機關槍，劇烈地掃射，一批一批敵兵的屍首，立刻把缺口填滿了。後方的隊伍，慌忙地向城外潰退。

「轟隆」又是一聲砲響，另外一段城牆又倒塌了。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又衝進了一大隊敵兵。

「衝鋒」！姚將軍大聲地叫喊。伏在防禦物後面的一百多個弟兄，都跳出來，擎着槍桿，奮勇地向敵衝去。

全城的市街，都變成了戰場，只聽得槍砲聲、轟炸聲、喊殺聲、慘哭聲，滿眼是牆倒塌倒的屋子，橫七豎八的屍體。城裏的漢奸，飛機放火，衝鋒槍起了熊熊的火焰，成爲一片火海。老百姓滿街狂奔，搶天呼地的號哭着。姚將軍眼望着這種悲慘的景象，也不覺掉下淚來。但他更加強了報仇殺敵的勇氣，指揮着英勇的部下，跟敵兵肉搏。一陣猛烈的衝刺，敵兵又向外潰退了。

接着，三十隻敵艦連續地開着重砲，二十架敵機更番的猛烈轟炸，彈丸像雨一般地落下來。同時，大隊敵兵又衝進城來，向街巷中再度展開肉搏戰。連一營長也退出去罷！我們只剩幾個弟兄，其部下又勸營長不必死守孤城。

「不，寶山是我們的墳墓！」姚將軍決心和陣地共存亡。

槍聲像鞭他一般地爆炸，姚將軍的胸口中了一彈，身旁的衛兵，也一齊倒下了。他一手按着傷口，一手高高地舉起來喊着：「弟兄們！殺上前去！」

八百孤軍力抗強敵

英勇的義軍，在淞滬一帶，跟暴敵死拼了三個月，殲滅了整萬的「皇軍」，倭寇受了絕大的教訓，打破了一連串速決的迷夢。到了十月下旬，形勢轉變：大場失守，浦東淪陷，整個大上海已給暴敵層層包圍了。我軍爲了消耗戰的目的已經達到，就決定轉移陣地，退出淞滬。八十八師謝晉元團附和楊瑞符營長奉命率領八百壯士，扼守要隘，攔擊敵兵，掩護我軍向內撤退。

那時候，閘北一帶，處處大火，烈焰飛騰，烟霧彌漫；所有防禦工事，已經給暴敵完全摧毀，滿眼是斷垣殘壁，瓦礫灰堆。八百壯士，在艱苦的環境中，英勇地擔負起這偉大而嚴重的使命，使大隊我軍安全撤退。

在靠近公共租界的北面，有一座鋼骨水泥的建築物，巍巍地屹立在蘇州河邊。這就是「四行倉庫」。這倉庫是一座七層樓，三面是堅固的牆壁，靠南一面開着窗口，可以望見對河的公共租界。八百壯士在十月二十六日的半夜裏，開進了這個天然的堡壘——四行倉

庫，立即在四周構築了防禦工事，並用砂包堵塞住窗口，架着機關槍；同時又儲藏了軍火，準備着糧食、飲料、柴草。忙了半夜，才部署停當，只等敵兵來送死。

二十七日正午，敵軍開始搜索前進：先用大砲轟射，接着就一面放火，一面推進。到了下午，大隊敵軍漸漸地逼近了，我們的壯士就機關槍猛烈地掃射，迫擊砲猛烈地轟打。經過了五小時的激戰，消滅了七八十個「皇軍」。從此，敵軍膽落魂消，不敢明目張膽地進攻了。

五十駐軍在對蘇蘇州河邊，垃圾橋附近的英國兵，眼見八百孤軍，身處絕境，不由得激起了同情，很誠懇地勸告謝蘭陞解除了弟兄們的武裝，放棄據點，退入租界的安全地帶。謝蘭陞堅決地謝絕了，他說：「軍人的唯一職責，是保衛國土；未奉命令，決不放棄陣地。我們都抱爲國犧牲的決心，就是只剩一顆子彈，也要跟敵人拚；我們情願把最後的一滴血，灑在這塊陣地上！諸位的盛意，固然十分感激，可是不能接受」。

吳開敏軍固然無法可以攻破四行倉庫；可是我們的八百壯士，被敵軍四面包圍，也無法和外界通信與取得接濟。幸虧有一個四十一號的女童子軍楊惠敏，願意冒着絕大的危險，擔任交通工作，才解決了這層困難。她左腳縛着話筒，右腳縛着電線，在槍林彈雨中泅水來往，運送物品，傳遞書信。二十八日下午，這位勇敢的女童子軍，向上海市商會徵求了一面大國旗，又來到四行倉庫。壯士們看見了，非常高興，立刻把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